

古
寄贈類

杜少陵詩分類集注

九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10



文庫 17
W109
10



010185191570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幸吉磨氏寄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九



錫山二泉邵 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 棟汝器父叅箋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寄贈類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 審 李賓客 之芳一

百韻

大曆元年秋日公自雲安遇亂飄零後至

夔州故詠懷如此因以簡寄二公云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

雄劍鳴開匣，群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
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
峽束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霾楚氣，潮海蹴吳天。
煮井為鹽速，燒畬度地偏。有時經疊嶂，何處覓平川。
鸚鵡雙雙舞，獼猴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
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
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屐穿。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
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員。仄時猶旅寓，萍泛若寅緣。
藥餌虛狼藉，秋風洒靜便。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煙。
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哀箏傷老大，華屋豔神仙。

南內開元曲，常時子弟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
弔影夔州僻，回腸杜曲煎。即今龍廡水，莫帶犬戎羶。
耿賈扶王室，蕭曹供御筵。秉威滅蜂蠆，戮力效鷹鷂。
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鋌。
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攣。
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主，兆喜出于畋。
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鴈美周宣。
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數，道里下牢千。
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
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當久忘筌。

置驛常如此登龍盖有焉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
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
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
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染華箋
每欲孤飛去徒為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迤邐
衾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別離憂怛怛伏臘淨漣漣
露菊班豐鎬秋蔬影澗瀍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
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雲漠漠江漢月娟娟
局促看秋鷺蕭疎聽晚蟬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
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氈囊虛把釵釧米盡折花鈿

井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市暨壤西巔
羈絆心嘗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
色好梨勝頰穰多粟過拳勅厨惟一味求飽或三鱸
兒去看魚笥人來坐馬韉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
塹抵公畦稜村依野廟壩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
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堅
霧雨銀章溢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翾
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
肯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逢輸鯁直會是正陶甄
宵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為誰編

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控鳴弦
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
安石名高晉昭王客赴燕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
披拂雲寧在淹留景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
他日辭神女傷春泣杜鵑淡交隨聚散澤國遠迴旋
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偃佺鑪峰生轉眄橘井尚高褰
東走歸窮鶴南征盡點鳶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
顧愷丹青列頭陀琬琰鐫衆香深黯黯幾地肅阡阡
勇猛為心極清羸任體孱金篦空刮眼鏡象未離銓
賦也烏蠻指雋州以西有烏白二蠻消渴公自言

有此疾也亂離詩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心不展言
憂心如結也日蕭然言名跡消泯也菁華英華也
多物色言登高臨遠多有景物所以象其變態者
有詩以陶成之耳陶如陶者之埏埴冶如冶工之
鎔鑄峽即三峽之峽滄江即峽下之江水拂雲謂
霧瘴之氣上拂雲天也楚氣言夔州即楚地蹠吳
天言吳在東南江漢朝宗於海其勢蹴踏吳國之
天也黃井巴東比有新井縣井水出如涌泉黃以
為鹽其二省於海水故曰速且四川鹽井太多不
獨止于一縣也燒畬言峽土甚瘠居民燒地而耕

謂之火耕亦謂之畬田說文火種曰畬覓平川言
峽中無川說文衆流曰川獼猴猿猴也壘壘重疊
之意小如錢黃牛峽出錦石圓如錢上有五彩花
紋隋煬帝時張昇來獻帝號春池叢玉何曾歆謂
長生也謝靈運詩花草亦未歇亦可憐憐愛也言
夔地春草寒花四時不斷吹戍火謂白帝城有屯
戍之火故獵人乞之也引山泉峽民依山而居故
鮮水常以竹引山泉皆迷夔州風景也搔頭急西
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
人搔頭皆用玉也喚起鳥名扶行杖名遍歷謂履

齒穿也猶薄產公有田在韋杜之地少隨肩言無
故舊也禮記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肩隨並行而差
退也此泛言長幼之序非謂親者也幕府蔡邕曰
幕府初開博選清員交辟嚴武為東西川節度使
辟公為參謀郎官時公為尚書工部員外郎備員
言才不稱職可備員數而已公自謂也瓜時左傳
齊侯使人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還萍泛謝
靈運詩蘋萍泛深沉狼籍甚盛貌洒靜便謝靈運
詩還得靜者便驅瘴癘謂峽多嵐瘴氣候蒸濕憂
愁鬱結者易為所染故開襟以驅之明目掃雲烟

史明目張膽魯肅云雲煙掃盡明目望遠高宴赴
藩侯之宴會也哀箏魏文帝書哀箏傾耳華屋曹
子建箏篴引空存華屋處豔神仙古詩金屋羅神
仙南內開元初明皇置興慶宮在皇城東南至十
四年又增廣之謂之南內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
期李龜年賀懷志皆洞知律度悉精選之自教法
曲於梨園謂之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安祿
山自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于梨
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其後李龜年流廢江南
每遇良辰勝景為人歌闋座上聞之者莫不掩泣

而罷酒故云滿座涕潺湲也有梨園法曲霓裳曲
至今尚存乎影時公獨居夔州傍無親舊惟與影
相弔而已李令伯陳情表筑筑子立形影相弔回
腸公在長安時家于杜曲故懷家鄉而回腸若熬
煎也宋玉高唐賦口感心動且回腸氣犬戎即吐
蕃也西京龍廡門即苑馬門故云即今龍廡門邊
之水莫為犬戎所羶汚也扶王室謂耿弇賈復能
扶植漢室蕭曹即蕭何曹參能供奉御筵謂牛廟
堂大臣當如耿賈蕭曹可以伐叛而息兵也滅蜂
蠆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公卑邾不設備臧文仲曰

蜂蠆有毒而况國乎效鷹鷂季文子曰見無禮於
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烏雀也舊物左傳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惡未悛悛改寤也傳曰子家亦思
悛志止戈鉅言人厭兵革也奴僕公孫邈叱衛青
曰爾奴僕農夫也馬知禮義青神色頓挫錯與權
言以恩而假奴僕以權任人之失也胡星指安史
之亂言遂拘孛言遭大亂民皆拘束定也哀痛句
漢武帝末年遂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禮記王
言如絲其出如綸法令蠲前漢高祖約法三章蠲
削煩苛陳始王詩七月流火篇陳王業也言因時

變而陳王業之艱難所以警時君也引此以言肅
宗成中興之業出于畋用西伯出獵卜遇太公望
事經綸密梁竦傳宮省事密莫有知者台階台三
台星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公卿大夫下階為士
庶人三階平則是謂太平天下大安美周宣周室
中衰萬民離散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
喜之而作此詩也側聽諦聽也中興主宣王任賢
使能周室再興焉不世賢曹子建曰不世之賢蓋
言王室中興本乎得賢而鄭與李乃所謂賢者故
吟咏而思之一柱觀在荊州府下牢關在夷陵州

今亦隸荊州時鄭在江陵李在夷陵公在夔州相
去雖隔千里而往來音問則頻數也尚清省歛聯
翩以四子皆能文者指鄭李也陰鏗何遜前代人
以二子比之則彼尚覺清省沈佺期宋之問近代
人以二子比之則與之相聯翩也清省言其文清
新而警省於人也聯翩言其文疾速而相與翱翔
也崑崙竹崑崙山名在西蕃地黃帝伶倫去崑崙
之陰取竹於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
宮燥濕絃伯牙彈琴意在高山子期曰巍巍乎意
在流水子期曰蕩蕩乎伯牙死遂絕絃劉孝標廣

絕交論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俱善價言二子
風流皆貴重也晉書言王衍樂廣宅心事外見重
於時天下言風流者惟王樂為首愜當文賦誇目
者尚奢愜心者貴當久忘筌王弼明易象猶筌者
所志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筌取魚之器即今之罟
也置驛鄭莊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延賓客夜以
繼日登龍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延
接者名為登龍門上句言鄭之好賓客下句言李
之待士夫也隔禮數洙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隔
猶不同也墜周旋左傳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收人

表任彥昇美文憲曰經師人表虛心老子虛其
心玄之又玄皆汗血大宛國名馬皆汗血驊騮為
駒時已汗血商山起漢高祖時戚夫人恃寵將移
動太子呂后用張良計召商山四皓夏黃公綺里
季東園公角里先生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
四皓各以姓名對上曰煩公調護太子四人趨去
上指示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引以言
李賓客為太子官也蓬萊仙居後漢書學者稱東
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唐秘書監即漢之東觀
引此以言鄭監乃秘書監也紗帽淨齊和帝紀百

姓皆著白紗帽管寧不應州郡之辟常著白帽江
令陳書江揔為尚書令能屬文為後主所幸日與
後主遊宴後庭當時謂之狎客東郡謂鄭在江陵
時題壁南史柳惲詩亭臯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瑯
琊王融見而嘆賞因題於東壁舷船唇也拍擊也
南湖在夷陵州時李之所在也遠游洛神賦踐遠
游之文履佳句孫興公作天台賦以示范榮期每
至佳句則曰是我輩語華箋蜀箋孤飛去謝玄暉
雪賦瞻雲鳩之孤飛百慮牽江淹詩撫枕懷百慮
已寥落公自言已之生計寥落無成也國步猶國

運詩國步斯頻逆遭難行不進之貌易逆如遭如
蕪沒棄捐公自註平生多病卜築遣懷值國亂離
故寢處宴安之地皆蕪沒棄捐也江搃池塘荒廢
筆硯棄捐怛怛傷慘不安之貌伏臘人所以祭祖
也公在旅邸以故於伏臘多有所感風俗通臘者
獵也獵而得禽獸故祭先祖也淨漣漣自目曰淨
漣漣泣下不止也豐鎬澗灑水名豐鎬在長安澗
灑在洛陽皆公生涯所在之鄉論昔事張華詩昔
事歷歷記獨坐向誰論空回首言富貴外物亦倏
忽間耳懶著鞭劉琨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江漢

句時天下亂離唯江漢可以避難故云然耳娟娟
美好貌局促則不得自肆者秋鷺則欲歸而未得
也聽晚蟬張翮渭南詩蕭索渭南客馬上聞晚蟬
撩我故鄉思攪我心懸懸蒙記憶公言二子常相
通問也王武子云遠蒙雕蟲知君子記憶註雕蟲
篆刻也烹鯉古樂府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問
沉綿言二子記憶其能賦詩故致尺書以問其病
體也沉綿若久病之謂君平杖巖君平卜筮於成
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
老子又海陵十寰謂今世圖畫所傳嚴君挾筴攜

竹言集註 卷九 三頁十七
筇竹杖亦掛百錢於杖頭故岑參詠君平卜詩有
至今杖頭錢地上時時有之句子敬禮王子敬卧
齋中盜取物都盡王徐曰青氈我家舊物可置之
群盜驚走囊虛二句公自言其貧故皆賣易之也
井子即橘也陣圖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縣平
沙之上在今夔州府南市暨灤西巔公自註市暨
夔人語也市井泊船處謂之市暨江水橫通山谷
處居人謂之灤也時地有灤東灤西心嘗折江淹
別賦心折骨驚病即痊病除曰痊公自言每為事
物羈絆故其心嘗折今得棲遲於夔則病可以

而痊也岷嶺芋以連下文皆自言草堂之所有也
芋之梗紫色一名蹲鴟蜀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下
沃壑千里下有蹲鴟陸池蓮謂陸地池中之蓮干
家註曰岷嶺芋陸池蓮記夔州寓居之所有也栗
過拳甚言栗大如拳蜀都賦紫梨津潤榛栗罅發
惟一味段干木見客供庖惟笋羹淪笋乃曰家貧
山居惟此一味或三鱸鱸也此當讀作平聲楊
震傳鸛雀銜三鰓魚飛集講堂前後震官至三公
看魚笥詩笥在梁其魚魴鰈笥罟也以竹為之
即今之退籠所以承梁之孔以取魚者孫竹終日

溪上守魚笥獨坐吟嘯自得忘形若此人皆愛之
公之言此以見已能守拙也坐馬韉韉鞍下褥替
也公自言其貧無席可坐賓也戰國蘇秦與張儀
友秦在趙佩六國相印儀至趙秦欲激之令儀於
城東門外坐以破馬韉進以粗食儀憤乃西入秦
秦昭王善之拜為相儀嘆曰馬韉之事能至是乎
門窄窄亦自言貧而門小也溜涓涓蜀人以竹引
水亦言其貧也公畦稜公畦官府之園地京師農
人指田遠近多云幾稜坑坎曰塹言其草堂之塹
近於官畦也野廟壩外垣之內內垣之外曰壩自

言所居近廟壩也穩晝眠懶不出仕也曹景宗借
問行人何如霍去病此二句放意粉署妍粉署
郎官署蓋郎官握蘭含香又省中以粉畫之公乃
工部員外郎徒想其官署之妍美而已紫鸞句以
比高才之人則不論遠近皆可往也黃雀公自謙
如黃雀之小徒任翱翔而已各勉旃楊惲傳方當
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趙曰勉二公之為功名
也夾宸極天樞曰宸極以比帝居美二子聲華足
以夾輔王室也到星躔郎官象列星宰相法三台
皆星躔早晚言二子非久必拔用之也留匡鼎匡

衡小字曰鼎言匡衡能諫諍也引服虔後漢服虔
字子慎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善著文舉孝
廉宵旰黃昏曰宵日晚曰旰洙曰宵衣旰食軫動
也駢並駕也青簡史臣所以載事者行路難古有
行路難飛檝短檣也海賦飛迅鼓檝控鳴弦西域
傳控弦者十餘萬雙峰寺曹溪在韶州雙峰寺下
昔晉武帝曹叔夜宅七祖禪釋家之師有七祖肅
宗初年六祖方盛故肅宗自曹溪請其衣鉢歸內
供養杜公之所求者則七祖也真詮真正好言語
也佛法謂之真詮此言於彼處落帆乃是夙昔之

願其衣褐之身專為依向真詮而來也名高晉言
謝安在晉名高一世此以美鄭監有謝太傅之風
也客赴燕燕昭王信郭隗買千里馬馬死而以五
百金買其首之說以師事郭隗由是士爭赴燕公
自註云此言李宗親有燕昭之美也似張騫按廣
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
歸故以張騫乘查事比之而非阮籍哭途窮者也
披拂雲寧在衛瓘見樂廣曰瑩然若披雲霧而覩
青天淹留劉安招隱士詩扳桂枝兮聊淹留終破
浪杜公淹留江漢年已老矣故欲下峽歸故里也

水怪龍罔象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海賦其浪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江賦揚鬚掉尾噴浪飛涎公言我之此去期風必破浪而往告爾水怪毋為孽也神女廟在夔州巫山縣怯杜鵑曹晏遊巴江聞杜鵑謂友人曰吾年來傷春怯聞此聲使我心索然淡交禮記君子之交淡若水澤國言夔州之地陂澤最多故曰澤國依迦葉佛家稱大弟子曰迦葉王簡栖頭陀寺碑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偓佺仙人名魏里采藥父也食松實形體生毛數寸能飛行捷走馬鑪峯廬山東南

有香爐山孤峯突起遊氣籠其上氤氳若香煙蹇拔取也窮歸鶴即丁令威事盡點為馬援傳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站站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站站墮下之貌妙教釋教也塞前愆釋書能脩其教者足以追塞前業琬琰鐫書顧命篇弘璧琬琰在西序此云鐫者碑石之美似玉也頭陀寺者沙門釋慧所立也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衆妙即衆香如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之類謂鐫之於琬琰碑中如衆香之流芳也黯黯深黑色謂

衆香之煙如霧黑也法華曉燒衆名香煙幾地言
釋氏自第一地至第十地脩行有漸而其功又嚴
肅而有次序也勇猛釋書勇猛精進任體孱言身
體羸瘦而孱弱也鏡象員覺經諸如來心於中顯
現如鏡中象未離銓銓衡也選也言以衡度物心
之至公為能得人也○公因秋來肺氣漸蘇又因
鄭李二公書來問疾乃歷述其亂離旅况漂泊病
愈之意以寄之曰絕塞烏蠻之北孤城白帝之邊
飄零仍於百里消渴今已三年雄劍鳴於開匣群
書滿於繫船亂離心益不足衰老日覺蕭然筋力

妻孥動問菁華歲月催遷此公詠懷而含蓄未露
者也又言登臨多觀物色陶冶多賴詩篇渚峽束
起滄江危巖排圓石樹楚氣拂雲吳天蹴海煮井
為鹽燒畝度地有時驚乎疊嶂何處覓乎平川鷓
鴒雙雙而起舞獼猴疊疊而倒懸碧蘿似帶錦石
如錢春草何曾少歇寒花真可親憐獵人吹夫戍
火野店引夫山泉喚起搔頭鳴急扶行幾屐俱穿
予於此時兩京猶存薄產四海絕少隨肩幕府交
辟郎官備員瓜時旅寓萍泛黃綠藥餌虛為狼籍
秋風空灑靜便開襟欲驅瘴癘明目遠掃雲煙高

宴諸侯之禮佳人上客之前哀箏聲傷老大華屋
色艷神仙南內奏開元曲常時多子第傳法歌音
聲雙轉滿座涕泗潺湲弔影于夔州僻地回腸于
杜曲熬煎即今龍厩之水莫帶犬戎之羶今也得
耿賈以扶王室藉蕭曹以供御筵秉威用滅蜂蠆
戮力共效鷹鷂舊物猶在凶徒未悛立國須行戰
伐衆人憶止戈鉞奴僕何由知禮恩榮誰錯與權
胡星一著彗孛黯首遂被拘攣哀痛絲綸詔切煩
苛法令皆蠲業成中興始大兆喜出卜于畋宮禁
經綸縝密台階翊戴周全熊羆車載呂望鳴鴈詩

美周宣側聽中興之主長吟不世之賢音徽一柱
觀數道里闕下牢千鄭李先昭時論文章並在我
先陰何清省沈宋聯翩律比崑崙之竹音知燥濕
之絃風流應俱善價愜當宜久忘筌置驛迎常如
此登龍門蓋有馬雖隔禮數不墮周旋高視能收
人表虛心細味道玄馬來汗血鶴唳青田羽翼致
商山並起蓬萊與漢閣相連管寧紗帽潔淨江令
錦袍新鮮東郡時時題壁南湖日日扣舷遠游臨
夫絕境佳句染乎華箋今我每欲孤飛前去徒為
百慮纏牽生涯今已寥落國步尚爾迤邐囊枕頓

成蕪沒池塘久作棄捐別離憂心怛怛伏臘涕泗
連連菊班豐鎬蔬影澗瀦共誰論夫往事幾處有
夫新阡富貴空于回首喧爭懶于著鞭兵戈飛塵
漠漠江漢明月娟娟局促厭看秋鷺蕭疎畏聽晚
蟬雕蟲曾蒙記憶烹鯉辱問沉綿卜羨君平之杖
偷存子敬之氈囊虛罄把釵釧米盡咸折花鈿枰
子陰涼樹葉茅齋八九屋椽陣圖鋪沙北岸市暨
陳灤西巔羈絆雖予此心常折樓遲使我微病即
瘞紫收岷嶺之芋白種陸池之蓮梨勝好色栗大
如拳勅厨惟茲一味求飽或比三鱸兒去看乎魚

筍人來坐乎馬韉縛柴嫌門窄窄通竹引水涓涓
塹抵公畦之稜村依野廟之孺缺籬故將棘拒倒
石幸賴藤纏借問圖名頻勞朝謁何如歸隱穩向
晝眠誰云予今行之不逮自覺守拙獨坐能堅霧
雨銀章雖澁馨香粉署猶妍紫鸞飛無遠近黃雀
身任翩翩困學雖違從衆明公當各勉旃聲華必
夾宸極早晚定到星躔懇諫須留匡鼎諸儒宜引
服虔不逢輸於鯁直會是正於陶甄今馬宵旰尚
憂虞軫黎民咸疾苦駢雲臺終日而畫青簡為誰
而編行路之難何有招尋之興已專由來具夫飛

檝暫擬控夫鳴弦身許雙峰勝寺門求七祖高禪
故予到此落帆往追風昔衣褐來向真詮求如安
石名高於晉昭王客赴於燕途中殆非阮籍查上
必似張騫披拂浮雲淹留晚景臨風期終破浪涉
水莫憚飛涎他日辭乎神女傷春怯夫杜鵑淡交
義隨聚散澤國情遠回旋本自求依迦葉何曾不
籍偃佺鑪峯日生轉盼橘井尚在高舉東走真窮
歸鶴南征盡數站鳶晚年多聞妙教卒願踐塞前
德顧愷丹青並列頭陀琬琰交鑄衆香深焚黯黯
幾地整肅阡阡勇猛定為心極清羸隨任體孱二
公奮發當期宰相金篦刮眼猶未離銓寧不即加
超擢也哉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

五十韻

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坐小法貶岳
州司馬寶應召復故官嚴武由給事中拜
京兆尹坐房瑄事貶巴州刺史公嘗為左
拾遺兩京相呼為閣老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悠然
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

杜詩集注 卷九 十一
三百五十一
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
無復雲臺仗虛脩水戰船蒼茫城七十流客劍三千
畫角吹秦晉旄頭俯澗瀍小儒輕董卓有識笑符堅
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
陰散陳倉北晴熏太白巔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
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
貔虎開金匣麒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廐馬解登仙
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潺湲
哭廟悲風急朝正暮景鮮月分梁漢米春給水衡錢
內藥煩於纈宮花軟勝綿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肩

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秉燭書枉滿懷
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鍛翮再聯翩
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
弟子貧原憲諸生老服虔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
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
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
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
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棊度日應用酒為年
典郡終微眇治中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興展歸田
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

隴外翻投迹漁陽復控弦笑為妻子累并與歲時遷
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迤邐
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騫
賦也衡州岳州皆屬湖廣巴州屬四川重慶府烏
道言山險絕道徑微窄止能容鳥過而已故人指
賈嚴二公言乾坤正言收復兩京也雨露偏言二
公被謫不得均霑恩澤也才子遠漢賈誼洛陽才
子為長沙王太傅客星懸嚴子陵與光武共卧事
引此同姓二事以見二公不得近君也趨行殿天
子行幸所止曰行殿此句杜公自言也殷憂憂貌

詩憂心殷殷言已自賊中赴鳳翔也愁李廣待張
騫謂討強胡未捷則愁李廣奉使未還則待張騫
仗天子出入之儀仗此言行宮草創不復如昔日
之嚴整也水戰船漢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中
有戈船樓船百艘上建樓櫓船七十酈食其憑軾
下齊七十餘城劍三千莊子說劍篇昔趙文王喜
劍士門下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吹秦晉春
秋時秦晉連姻又為敵國澗瀍二水在河南伊洛
間旄頭胡星此指安史而言輕董卓漢董卓廢立
凶暴無道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以尚書韓馥等為

刺史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笑符堅符堅違衆伐晉遂至破敗撫畜鮮卑符融諫之不聽後為鮮卑所亡故為有識者所笑小儒有識公自謂也董卓符堅指安史言禽填海山海經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本赤帝之女嬉遊東海溺而死化為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江淹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血射天商帝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代行天神不勝乃戮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引此以言安史之不知量也思助順思助天子也一

鼓左傳曹劌曰一鼓作氣二而衰三而竭氣無前言得衆助故所向必破也陳倉地名在長安縣北太白山亦在長安縣屍積衛秦始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衛北河北湘衛之間在今河南開封府懷慶府地勢臨燕杜預傳今兵威已震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燕地范陽安祿山巢穴今順天府法駕天子儀衛還雙闕天子還京師之闕門也八川今陝之西安府八水一涇二渭三滻四灞五澤六浩七灃八潯王師下八川謂長安收復矣霑奉引公嘗為拾遺掌供奉事故云然耳

拂周旋漢光武紀論氣佳哉鬱鬱葱葱貔虎書牧
誓篇尚桓桓如虎如貔貔執夷也豹屬麒麟仁獸
牝曰麟牡曰麒以言御馬玉鞭咸寧二年發張駿
陸得鞭飾以珊瑚按代宗嘗賜郭子儀五花虬馬
并紫玉鞭轡諳入仗言入京之後法仗復備皆侍
臣素所諳入者也廐馬解登仙淮南子云乘黃獸
名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登仙碧樹煙江淹詩碧
樹露阡阡生煙紛漠漠顏延年詩空城凝寒雲潺
湲淚多貌古詩九辨倚結軫太息淚潺湲哭廟郭
子儀收復兩京時太廟為賊所焚權移神主於大

內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及肅宗還京素服向廟
哭三日朝正謂元旦復朝會也梁漢米即今河南
地方所出之米分給廩祿也時唐以河南為東都
故云月分水衡錢漢宣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
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此善政也水衡與少府皆天
子私藏錢也內藥宮花也纈文繒也繒絲紬布帛
之類有文之繒必絲屬也拜手書臯陶謨篇拜手
稽首嚮齊並嚮而行也滿懷殘言公在禁掖時往
來書劄多也昇元輔列大賢言二公之才器可為
宰輔而列於大賢之中也鈞詩秉國之鈞方咫尺

左傳齊桓公曰天威不遠顔咫尺鍛翮殘羽也此
言二公顯仕不遠而俱謫去如鳥之殘羽也甘受
戮漢元帝疾史丹以親密侍疾時上欲廢太子丹
候上寢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諫王儲遂定白髮
向指二公也左太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貧原憲老服虔公自比也公本傳云公嘗入太學
受業有雅才以其入學之故故云諸生老服虔謙
未達敬何先亦公自言已未達師資而敬嚴賈二
公則又何人居其先也腸堪斷眼欲穿公言懷二
子也謝靈運詩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賈筆賈

司馬也嚴君嚴使君也貝錦詩萋兮菲兮成是貝
錦引此以喻當時謗二公之讒人也朱絲鮑昭詩
直如朱絲繩嘆二子無知音而戒之也浦鷗霜鶻
謂二子如浦鷗言官如霜鶻既不空拳期於必中
則鷗當有碎首之防矣其戒之之至也昏炎瘴岳
州近南故有炎瘴之氣隘石泉言泉水在亂山間
泉水流出亦甚隘也典郡謂嚴使君治中謂賈司
馬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二公自禁闥而
出故曰微眇棄捐也安排求傲吏謝靈運詩居常
以待終處順故安排莊子為漆園吏楚莊王聘之

欲以為相謂使者曰亟去毋汙我故曰傲吏展歸
田陶淵明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此以下皆
指二公而言理又玄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言
天理玄妙讒言自息也稱逝矣漢高祖紀送徒縱
之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卜終焉終窮也言
吾道窮於此矣翻投迹言岳州巴州皆在陝隴之
外二公雖貶斥翻投迹於安穩之地也復控弦言
漁陽內地安慶緒之兵反熾也行稀少言世亂人
離所以親故行者稀少也動接聯言接迹聯屬而
充斥也必騰騫謂升騰飛揚也言二公不久必得

見擢也○此公重惜賈嚴二公謫官巴岳懷思而
戒勉之言衡岳啼猿之地巴州鳥道之邊故人遭
時不利謫官情思茫然收復兩京乾坤既無不正
而榮枯雨露則自爾有偏長沙才子日遠釣瀨客
星日懸予也憶昔得趨行殿隱憂以捧御筵討胡
故愁李廣奉使必待張騫今於亂離之時無復雲
臺之仗虛脩水戰之船蒼茫下城七十流客聚集
三千畫角正吹秦晉旄頭亦俯澗瀍予雖小儒心
輕董卓頗有知識獨笑符堅安史徒不知量如禽
之投東海如帝之敢射天當此之時萬方皆思助

順一鼓而敵無前陰散陳倉之北晴熏太白之巔
亂麻屍積於衛破竹勢迫臨燕法駕復歸魏闕王
師頓下八川此時予霑奉引佳氣披拂周旋金匣
盡開玉鞭重錫近臣咸諳入仗廐馬却解登仙花
翻朱樓之雪城凝碧樹之煙衣冠心誠慘愴故老
淚盡潺湲哭廟悲風吹急朝正暮景重鮮月分夫
梁漢之米春得夫水衡之錢內藥更繁於纈宮花
軟勝於綿恩榮臣同拜手出入士最隨肩晚著華
堂之醉寒重繡被之眠轡齊秉燭書枉懷牋每覺
為昇平元輔深期為並列大賢秉鈞方將咫尺鍛

羽豈意聯翩禁掖朋從新政微班性命保全是
以伏青蒲諫寧甘戮辱衰老白頭望誰哀憐予也今
為弟子貧同原憲嘗為諸生老類服虔曰擅師資
而謙未達曰敬二公而讓誰先若論舊好腸真堪
斷如言新愁眼望將穿翠乾棧竹紅膩湖蓮賈公
之筆則論孤憤嚴公之賦則滿幾篇定知深意真
苦莫使衆人浪傳讒言果無停織朱絲若有斷絃
浦鷗須防碎首霜鷗能不空拳即今二公之南遷
也地僻而昏炎瘴山稠而隘石泉且將棊以度日
應用酒以為年嚴使君典郡雖云微眇賈司馬治

本言身詩 九卷
中實若棄捐安排尚求傲更比興自展歸田去去
憐才難得蒼蒼仗理又玄古人固稱逝矣吾道可
卜終焉竄身隴外反投佳地漁陽舊境方正興兵
笑為妻子之累耳與歲時推遷親故同行稀少干
戈動輒接聯他鄉故多夢寐無伴自覺迍遭多病
更加淹泊長吟且阻靜便如二公者才俱雄俊志
必咸向騰騫行將大用豈終困於下僚者哉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州今隸湖廣荊州府夷陵州公在成都
而寄以此詩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夷陵
遲暮嗟為客西南喜得朋哀猿更起坐落鴈失飛騰
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繩青松寒不落碧海潤逾澄
昔歲文為理群公價盡增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
太后當朝肅多才接迹昇翠虛捐颺颺丹極上鯤鵬
宴引春壺酒恩分夏簟冰雕章五色筆紫殿九華燈
學並盧王敏書偕褚薛能老兄真不墜小子獨無承
近有風流作聊從月竈徵放蹄知赤驥振翅服蒼鷹
卷軸來何晚襟懷庶可憑會期吟諷數益破旅愁凝
雕刻初誰料纖毫欲自矜神融驛飛動戰勝洗侵凌

妙取筌蹄棄高冑百萬層白頭遺恨在青竹幾人登
回首追談笑勞歌跼寢興年華紛已矣世故莽相仍
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潘生駮閣遠黃霸壘書增
乳贖號攀石饑龜訴落藤藥囊親道士灰劫問胡僧
憑久烏皮綻簪稀白帽稜林居看蟻穴野食待魚罾
筋力交凋喪飄零免戰兢皆為百里宰正似六安丞
姹女縈新裏丹砂冷舊秤但求椿壽永莫慮杞天崩
鍊骨調情性張兵撓棘矜養生終自惜伐叛必全懲
政術甘踈誕詞場愧服膺展懷詩誦魯割愛酒如澠
咄咄寧書字冥冥欲避矰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

寗音翠
贖音映

賦也峽內峽州有明月峽西陵峽即三峽之二也
多雲雨高唐賦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巫
山之下鬱蒸熱氣貌應璩書處涼臺而有鬱蒸之
煩白帝城在今四川夔州府傍山為城其山孤特
甚峭北緣馬嶺接赤甲山公孫據蜀殿前井中嘗
有白龍出因稱白帝山亦以名夷陵今湖廣荊州
府夷陵州唐時稱峽州嗟為客指劉君言喜得朋
杜公言已在夔為劉在峽相去不遠故曰喜得朋
也易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哀猿落鴈公自謂

杜詩集言 卷九
也此二句應嗟為客之意伏枕臨軒亦公自謂瓊
樹玉繩指劉公言此二句應喜得朋之意趙曰聞
哀猿之聲不覺起坐落鴈公自言之喻其身之流
落而失於飛騰也瓊樹嘉美之樹江淹賦願一見
顏色不異瓊樹枝玉繩星名謝玄暉詩玉繩低建
章寒不落何敬祖詩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光
色冬夏茂根抵無凋落以言劉使君之勁節碧海
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濶逾澄以言劉使君之
寬量也文為理價盡增言用文之世群公皆馳譽
得時其價盡增蓋云玄宗之世以文理天下也同

令聞公之祖杜審言與劉使君光世家聲並以儒
稱名曰劉杜太后即武則天皇后也翠虛謂山林
之間青翠而虛靜也捐殺也魍魎山川精怪孔叢
子曰土石之怪曰夔魍魎水石之怪曰龍魍象捐
殺魍魎喻小人遠遁也上鷗鵬喻賢者奮迅於丹
霄也莊子逍遙遊篇鷗化為鵬宴引句言武太后
寵賜大臣如此夏竦句江淹詩夏竦清兮晝不暮
蘇曰魏明帝賜許玩黃藤虬紋簾玉井冰以表優
恩雕章句齊蕭愨詩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高
材以為斯文間出洙曰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

藻日進紫殿句謝玄暉詩紫殿肅陰陰西京雜記
元日然九華燈於南山上照見百里盧王盧照隣
與楊炯王勃駱賓主以文詞齊名海內稱四人為
四傑褚薛褚遂良薛稷也遂良之書得逸少之體
稷外祖魏徵家多褚書稷銳意模學時無及者老
兄二句言伯華所學真不墮古人大體惟已無所
承於前輩風流作庾覲聞足下近有風流佳作不
惜寄雲卧野人月竈顏延年末郊祀歌月竈來賓
日際奉土註云竈窟也有作月繼者非也赤驥美
馬名列子周穆王右駟赤驥而左白渠盧充曰赤

驥失秣駑駘見欺放蹄始知俊逸服蒼鷹馬融語
友人曰蒼鷹捩翅百禽咸服前句喻其才之馳騁
此句服其才之豪邁也凝結也雕刻揚子問道篇
或問雕刻衆形非天歟曰以其不雕刻也欲自矜
言其纖毫皆妙而可矜誇也神融列子黃帝篇心
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寄足之所履隨風
東西戰勝韓子音云子夏見曾子曰肥對曰戰勝
故肥曾子曰何謂也對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
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戰于胸中未知勝負故
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也筌蹄棄易略例曰明象

言者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猶得兔而忘蹄得
魚而忘筌也筌取魚竹器蹄取兔之網繫其足者
也百萬層言其格致高遠也遺恨在公自嘆也青
竹青簡書人之善惡即青史也回首二句言追懷
劉使君之談笑勞我之歌詠而跼瘁於寢興之間
也世故嵇康書世故繁其慮莽草深貌諸侯貴翟
方進奏曰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史居
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請罷刺史置州牧列宿應
漢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
受其殃駮閣遠一云潘安雲閣遠安仁賦高閣連

雲璽書增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天子
以霸治行終長者又下詔稱揚賜爵關內黃金百
斤循吏傳二千石有治理效者輒報璽書勉勵增
秩賜金乳贖出西海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舊註
謂乳虎者非也此以下公自叙也饑飈飛生鼠一
名鼯一名五技鼠親道士公以其病而欲求藥於
道士也問胡僧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有外
國胡僧云此是天地劫灰之餘也烏皮綻烏皮几
也宋明不仕杜門註黃老書孫登惠烏羔皮裏几
歲久憑皆破綻自號守一先生白帽白紗帽隱者

杜詩集注

卷三

阮咸

之服白帽稜以髮少故也看蟻穴焦林郊居終日
看蟻穴運土怡然自樂免戰兢高柳致仕語第曰
昔居諫省日夕如履水戰兢今遂飄零幸免此亦
佳事也百里宰言身為郎官其時自可以為百里
宰也六安丞後漢桓譚數言事忤旨出為六安丞
公言房瑄無罪忤肅宗遂棄不召正如桓譚之忤
旨也姪女大丹訣姪女隱在丹砂中即汞也有謂
神仙女者非也椿壽永莊子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杞天崩杞國人憂天崩墜
身無所寄調情性佛有覺性而無情撓棘矜棘戟

也矜戟之把也世泰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撓
摧折也養生二句嵇康有養生論七發云伐性斧
斤趙曰養生終自惜而時之用兵伐叛必全懲之
詩誦魯魯諸侯之國而有誦德者以周公之德可
歌誦也寧書字殷浩被廢在長安終日書空作字
揚州吏人尋識之竊視唯作咄咄怪字四字而已
欲避矰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矰弋射矢也
多白鳥白鳥鷗鷺之類如賢者之潔白乃棄置於
江湖之間也有青蠅詩小雅青蠅青蠅止于樊引
此以見王之好聽讒言也○公以劉峽州昔同家

聲今居隣近故寄此詩言峽內地多風雨秋來尚
爾鬱蒸遠山朝夫白帝深水謁夫夷陵歲逢遲暮
嗟俱為客西南遠地喜得為朋聞哀猿而驚起坐
見落鴈而嘆飛騰伏枕以思瓊樹臨軒而對玉繩
如青松雖寒而不遽落碧海雖潤而色逾清念昔
年以文為理故群公聲價並增劉之與杜家聲頗
同令聞時論並以儒稱方今太后當朝刑威甚肅
是以多才接迹而昇翠虛捐夫魍魎丹極上夫鷗
鵬宴引春壺之酒恩分夏簟之冰雕章逞乎五色
之筆紫殿然乎九華之燈學並盧王書偕褚薛仰

羨老兄真不墜夫家聲獨慚小子果無承於世業
近見風流佳作聊從月竈催徵放蹄始知赤驥揆
翅果服蒼鷹卷軸頒來恨何太晚襟懷遠及庶可
依憑會期吟諷必數益破旅愁嚴凝雕刻初誰料
度纖毫欲自持矜神融躡於飛動戰勝洗夫侵凌
妙取筌蹄不棄高冑百萬加增白頭遺恨猶在青
竹許誰同登回首欲追談笑勞歌跼躄寢興年華
自惜紛然已矣世故愈嘆莽然相仍自古諸侯雖
貴郎官果應列星望潘生兮雲閣何遠顧黃霸兮
璽書必增使彼乳贖哀號攀石饑飢爭訴落藤惜

予老病欲親道士生當灰劫去問胡僧註書以憑
舊几歸隱以戴舊巾林居而靜者蟻穴野食且姑
待魚魯筋力嘆俱凋喪飄零庶免戰兢而今皆為
百里之宰正如六安之丞姪女縈乎新裏丹砂冷
夫舊秤但願皆如椿壽之永何須反慮杞天之崩
鍊骨以調情性張兵而撓棘矜養生必終自惜伐
叛必祈全懲政術且甘踈誕詞場何愧服膺展懷
憑詩誦魯割愛飲酒如澠咄咄豈寧書字冥冥何
恤避矰虞身如江湖之多白鳥遭讒如詩之賦青
蠅天寔為之謂之何哉求無忝于所生而已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廣德二年春公自閬州歸成都故贈王侍
御以此詩王蓋成都人

徃徃雖相見飄飄愧此身不關輕綬冕俱是避風塵
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敗已非赤壁奔走為黃巾
子去何瀟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鴈衣故有懸鶉
恐懼行裝數伶俦卧疾頻曉鷺工迸淚秋月解傷神
曾面嗟鰲黑含悽話苦辛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
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消中祗自惜晚起索誰親
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鴛鴦不易狎龍虎未宜馴

客即掛冠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
浪迹同生死無心恥賤貧偶然存蔗芋幸各對松筠
麤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穩男犬卷書勻
湍口江如練蠶崖雪似銀名園當翠巘野棹沒青蘋
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欵曲動彌旬
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隣山陽無俗物鄭驛正留賓
出入並鞍馬光輝參席珍重遊先主廟更歷少城闈
石鏡通幽魄琴臺隱絳唇送終惟糞土結夢獨荆榛
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耳累趼稍稍息微筋
網聚粘圓鯽絲繁煮細尊長歌敲柳瘦小睡凭藤輪

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

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安聞除狹狷休作畫麒麟

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

瘿音杏狹
倫音軌使

賦也雖相見蘇章曰與子相別往往難得再相見

輕紱冕紱朱紱冕冠冕皆朝服也言此身不仕非

輕祿位也不得志故也避風塵風塵兵氣也公以

左拾遺出為華州功曹遂自罷官若輕紱冕者但

以風塵之警不得不避亂也星橋李冰在成都建

七星橋上應北斗七星斗柄春左傳春王正月註

詩集注
三
蔡遠

云春者歲之始斗指東曰春三移則三年矣非赤壁周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曰昔赤壁之役遭罹疾氛燒船還師以避惡也非周瑜水軍所能抑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赤壁在今湖廣武昌府江夏縣者是也時唐有潼關之敗兩京遂陷其禍酷烈殆非赤壁之比為黃巾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自稱太平道其部帥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引以喻段子璋徐知道反亂者何瀟灑北山移文瀟灑出塵之想異隱淪天下神人有五其二曰隱淪蓋

隱遁亦天下之高人也公因奔走避寇遂成隱淪非本志也故曰異隱淪無過鴈蘇武鴈足繫帛書事有懸鶉荀子子夏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行裝數蘇曰王敬恐懼行裝數煩遷挈卧疾頻賈瞻伶俜萬里不宜風土頻頻疾行伶俜失所貌工迸淚解傷神聞鶯而泣見月而傷公之不得志於時可知矣春鶯秋月人所賞翫而鶯所工者在於迸人之淚月所解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離疾病之所感也話苦辛古詩坎壈長苦辛還入

楚謂楚狂接輿之辟世引此以言已之自蜀入荆
州衡州也不歸秦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遭亂流
寓不得復歸長安引此自言不得歸故鄉也錦里
言景物明媚錯雜如錦也丹竈脩真之事花溪浣
花溪也得釣綸亦隱居之事消中公有消渴病也
晚起嵇康絕交書卧喜晚起索誰親言已為况蕭
索無可親近者也聞周史史記老子為周柱下史
即今之御史引此以比王二十四也似漢臣即張
騫乘槎事引此以言王侍御曾使吐蕃也不易狎
未宜馴言王侍御如駕馭龍虎之莫能狎馴也挂

冠晉葛洪挂冠不仕傾蓋新鄒陽傳白頭如新傾
蓋如故時王侍御守漢州公依之一見如舊不以
杜公貧賤為恥也同生死言共遭亂離而為友即
同生同死也耻賤貧樂窮也存蕨芋蜀都賦瓜疇
芋區甘蕨辛薑麤飯公孫弘脫粟飯也窮愁虞卿
窮困愁鬱而著書女長男大言將昏配之期故心
不得寧也湔口岷江所經此以下言王侍御所居
也蠶崖關在今成都府灌縣翠巘山形如累兩甃
曰巘沒青蘋宋玉風賦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
王侯宅普言之而王侍御亦在其中矣江海人公

自謂也。追隨出江文通詩。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隨。芝蘭秀謝玄暉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庭階耳。棟宇隣陶淵明詩。歡心孔洽。棟宇惟隣。公居成都浣花溪。王侍御居導江。故有此句。無俗物。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遊。作思舊賦。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言王侍御門下無俗客也。正留賓史記。鄭莊置驛馬。請客並鞍馬。鮑明遠詩。鞍馬光照地。先主廟今在成都府。此句以下。公又傷嚴武之死。朋舊凋喪。今幸遇王侍御禮待之隆。可以駐足少城。闈少城張儀所築。闈城內曲門也。亦在

成都通幽。鬼蜀記。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明納為妃。不習水土而死。王遣五丁運土為塚。上有石蓋瑩潔。號曰石鏡。隱絳唇卓文君挑琴心故事。鮑明遠賦。若夫歌堂舞閣之基。玉貌絳唇莫不埋。寘幽石委骨窮塵。此皆叙王侍御所居之景物也。高林等句以下。自叙已之依王侍御也。積水濱。此以結上句。初以石鏡送終。今墓中之人已糞土矣。以琴結夫婦之情。今則徒生荆棘矣。既往之事。為可弔。則置酒觀碁。以遣懷耳。趺足上奔走而生也。息勞筋。秦伯犁歸。永嘉十餘年。謝絕人事。杜門著

書人勸其仕秦曰邇來漸覺耳目清爽勞筋稍息
何再為耶蓴水菜也本草云鯽魚合蓴菜作羹食
之最良粘圓鯽魚細蓴此又言歸成都之樂也柳
癭柳樹上瘡也一云酒樽曹植詩我有柳癭歌凭
藤輪以藤為團而少坐也有謂轎者非也難去食
書洪範八政一曰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也
惜清晨曹子建清晨復來還猥猥惡獸名類龜龍
首虎牙食人迅走言此以比盜賊也畫麒麟言此
但願以除寇盜為心不思以圖形容為急也看輕
薄句亦言交道之不終者蓋有激而云然也公言

重雷陳其望王侍御之意至矣○公歸自閬欲依
王侍御故贈此詩言前者徃徃雖得相見自愧飄
零久客此身所以客者非關能輕祿仕止因逃避
風塵自予一別星橋之後斗柄已易三春敗亡非
因赤壁奔走寔為黃中羨子之去何其瀟灑慚予
之藏果異隱淪幾度書成寄無過鴈此衣已故真
若懸鶉恐懼行裝之數伶俜卧疾之頻曉鷺反工
夫迸淚秋月反解夫傷神面嗟黧黑話慘苦辛嘆
接輿還入於楚惜王粲不歸於秦錦里空殘丹竈
花溪徒得釣綸消中病苦自惜晚起蕭索誰親伏

杜詩集注
卷之九
三十八

柱遠聞周史乘槎遙似漢臣豈知今日鴛鴦誠不
易狎龍虎未宜遽馴客即挂冠而去交非傾蓋而
新由來意氣素合直取性情俱真浪跡尚同生死
無心獨耻賤貧偶看蔗芋幸對松筠麤飯自井尚
依他日窮愁雖守獨怪此辰女長喜裁褐穩男大
喜卷書勺滿口江流如練之潔蠶崖雪積似銀之
明名園當夫翠巘野棹沒夫青蘋屢喜王侯之宅
時邀江海之人追隨易晚款曲彌旬但使芝蘭競
秀無須棟宇相隣山陽羨無俗客鄭驛正值留賓
出入並皆鞍馬光輝叅列席珍故今與子得遊先

主之廟更歷少城之闈石鏡嗟通夫幽鬼琴臺即
隱夫絳唇送終之人皆同糞土結交之友獨戀荆
榛于是置酒於高林之下觀碁於積水之濱區區
奔走足甘累趼稍稍安息姑養勞筋喜網聚粘乎
圓鯽絲繁蕪煮乎細蓴長歌以敲柳癭小睡以凭
藤輪農月須知自課田家敢忘辛勤浮生真難去
食良會重惜清晨列國兵戈當今尚暗今王德教
其出方淳此身安聞願除惡獸此心休慕圖像麒
麟于是時也洗眼且看輕薄之子虛懷一任天賦
屈伸各當努力上學古人勿使膠漆之地萬古獨

重雷陳可也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尚書頌德叙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石首縣今隸湖廣荊州府永泰大曆間吐蕃再遣使者來聘於是戶部尚書薛景僊往報大曆二年公至荆南故寄以此詩荆南即荊州府石首離府城一百八十里

南征為客久西候別君初歲滿歸鳧鳥秋來把鴈書荆門留美化姜被就離居聞道和親入垂名報國餘連枝不日並八座幾時除往者胡星孛恭惟漢網疎

風塵相瀕洞天地一壘墟殿瓦鴛鴦坼宮簾翡翠虛鈎陳摧傲道槍纍失儲胥文物陪巡狩親賢病拮据公時呵猥猱首唱却鯨魚勢愜宗蕭相材非一范睢屍填太行道血走浚儀渠滄口師仍會函關憤已摠紫微臨大角皇極正乘輿賞從頻峨冕殊私再直廬豈惟高衛霍曾是接應徐降集翺翔鳳追攀絕衆狙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鑿激勞懸鏡荒蕪已荷鋤嚮來披述作重此憶吹嗟白髮并周喪青雲亦卷舒經綸功不朽跋涉體何如應訝耽湖橘常餐占野蔬十年嬰藥餌萬里狎樵漁揚子淹投閣鄒生惜曳裾

但驚飛熠燿不記改蟾蜍煙雨封巫峽江淮畧孟諸
湯池雖險固遼海尚填淤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
賦也為客久言在荊州日久也西候斗柄建西時
候乃秋日也鳧鳥東漢王喬明帝時為葉令每月
朔望朝帝帝怪其來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
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南來於是舉網張之但得
雙鳥焉乃尚方所賜履也引此以言薛明府為縣
令也把鴈書蘇武上林射鴈故事以見得薛尚書
兄所寄之書也荆門山在荊州時薛明府為荆門
縣尹故留美化也姜被姜肱兄弟三人以孝弟著

名肱年長常與二弟共被卧其親友如此引此以
言明府之歸當與兄尚書亦同被卧也和親入報
國餘皆指薛尚書而言連枝兄弟本同氣連枝言
尚書與薛石首不日相並如木之連理枝也八座
唐以六尚書并左右僕射為八座幾時除凡言除
者除故官就新銜也顧石首與尚書同除授也胡
星旄頭星字星致亂之星皆指安祿山而言漢網
踈漢刑法志禁網踈濶風塵凡用兵之地謂之風
塵相頽洞淮南子未有天地之時鴻濛頽洞莫知
其門言亂離不分皂白猶混沌未分之時也一丘

墟言人民寡城郭荒也鴛鴦坼鄴都銅雀臺皆鴛鴦瓦庾信賦惜為一雙瓦飛入魏王宮魏文帝問晉宣王曰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為鴛鴦何也宣王對曰後宮當有暴鬪死者帝曰吾詐卿耳苟以誠言便占吉凶言未卒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翡翠簾西京雜記有翡翠簾翡翠小鳥名翡翠羽赤而翠羽碧以之飾器貴重而華美者也古詩翡翠佳名世共稀玉堂高下巧相宜鈞陳北斗第六星名王者法鈞陳設環列非勲勤之將信任之臣何以居此微道小路也摧則陷害之也檜槩木檜以木檜

相槩為柵也儲胥館名言儲蓄以待所須也以上四句皆言京師之陷而宮殿毀壞也陪巡狩指言肅宗幸鳳翔文物陪則衣冠集於此也親賢指同姓異姓之賢臣拮据手口並作之貌以見勤勞之甚也詩曰予手拮据猘猱曰呵鯨魚曰却以譬却追巨賊之義也宗蕭相蕭何為國宗臣當時諸將勢與相合故曰能宗之一范睢秦拜范睢為客卿卒聽其謀以之伐魏伐韓伐趙皆大破之引此為言以比當時諸將非特一范睢而已也浚儀渠在今河南開封府即汴河也屍填在河北血走在

河南甚言天下皆亂也滄口水名在今河南彰德府師仍會天下勤王之師會於此也函關即函谷關在今河南府憤已攄攄舒也郭子儀收復兩京而舒憤怒也紫微星名大帝之座大角亦星名天王座也此言肅宗還長安也皇極書洪範建用皇極正乘輿言肅宗反正皇極之位也賞從左傳晉文公賞從亡者頻峨冕言冠冕之崇高者也殊私又加厚也再直廬公舊為執金吾新授羽林前後二將軍也直廬直宿殿廬者衛霍應徐謂衛青霍去病應德璉徐幹引以比有功之臣也翱翔鳳言

薛如鳳之翱翔也絕衆狙即狙公養狙賦茅事引此以見二薛待人不用術數也宋玉楚大夫穰苴秦大夫有司馬兵法雙宋玉以文章言之則文章如宋玉兩穰苴以戰策言之則戰策似穰苴乃所以美二薛也勞懸鏡公言蒙尚書之鑒照如鏡之懸也已荷鋤公謙言已業荒蕪今既鑒照亦已荷鋤而芟柞之矣披述作披開而視之也言尚書曾在石首處見公新文一卷故從而盡吹噓之力馬功不朽二句皆言尚書和吐蕃之功并勤劬也鮑湖橘今長沙府有橘州內多美橘此以下皆指尚

書而言淹投閣亦言尚書不得志也揚雄校書天
祿閣事曳裾鄒陽上書事言尚書曾力諫也飛熠
耀詩熠耀宵行熠耀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夜行有
光如螢引此以見尚書嘗有夜行之功也蟾蜍蝦
蟾也此蟲多壽月中之物名蟾蜍改蟾蜍謂月之
更改也張景陽詩下車如昨日蟾蜍四五圓引以
比尚書歷任久也封巫峽畧孟諸皆言亂離之景
也巫峽在今四川夔州府孟諸澤名今南直隸碭
山縣雖險固言金城湯池雖曰險固亦不足恃亦
以勉薛尚書也遼海在今遼東都司遼東延表二

千里其南皆臨渤海填淤泥壅之貌亦指亂言蓋
所以激之也努力休煩望其盡心平寇匪徒作詩
遠示以起予可也○秋日荆南送石首薛公因懷
其兄薛尚書故寄此詩言昔予南征為客已久方
當秋日別君之初適君辭滿以歸鳧鳥幸附尊兄
遠示之書今君美化留於荆門既回必同姜被又
聞尊兄再使遐方必能垂名報國連枝不日而並
八座有時而除因思胡字見於往年是皆法網太
疎所致故令風塵交相頽洞遂使天地成一丘墟
瓦毀鴛鴦簾虛翡翠鈎陳摧夫徼道槍壘失夫儲

杜詩集注
禮刊

胥方是時也文物幸陪巡狩親賢咸病拮据明公
當時特呵猘猱首伏鯨魚武勢愜乎蕭相群材非
一范睢尚且屍填太行之道血走浚儀之渠公于
此時果能倡率勤王之師會於滏口恢復之憤舒
于函關紫微得歸大角皇極得返乘輿即位靈武
之後公戴冠以相賞功之舉直廬以行私厚之恩
公之功德豈惟高于衛霍真可接于應徐公之兄
弟翱翔雙鳳公之待士智絕群狙文足以方宋玉
武足以並穰苴又能鑒照不才如懸明鏡頓使荷
鋤得治荒蕪止困而來得見新文重荷吹噓薦拔

本意白髮自井凋喪豈圖青雲復遂卷舒今公經
綸之功已垂不朽跋涉之苦體又何如應訝舵夫
湖橘止宜餐夫野蔬十年抱病憐公嬰乎藥餌萬
里飄零惜公狎于樵漁又且命淹揚子之投閣諫
逐鄒陽之曳裾但驚飛蟲之熠燿不記歲月之更
遷烟雨苦封巫峽江淮遠畧孟諸湯池雖云險固
遼海尚爾填淤今當是時正宜努力共輸肝膽豈
宜貽書起予以小其功也哉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

史參三十韻

乾元二年高適岑參謫官於外時公在秦
州按彭州今四川成都府彭縣虢州今河
南府靈寶縣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
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
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
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
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翱翔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將
男兒行處是客子鬪身強羈旅推賢聖沉綿抵咎殃
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

徒然潛隙地有覩屢新粧何太龍鍾極于今出處妨
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
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隴草蕭蕭白洮雲片片黃
彭門劍閣外虢畧鼎湖傍荆王簪頭冷巴牋染翰光
烏麻蒸續曬丹橘露應嘗豈異神仙宅俱兼山水鄉
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床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
舊官寧改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
蚩尤終戮辱胡羯漫猖狂會待妖氛靜論文暫裹糧
賦也故人指高適岑參言才難盡公自言身雖老
西才則未盡也晉江淹嘗夢還人筆後為詩絕無

佳句人謂才盡興甚長亦公自謂也尤可見謂目有所見則心有所感也詞客指二子言各異方公時與二子各居一州彭在蜀虢在山南也得同行言高岑可與沈休文鮑明遠得同行輩也關飛動接混茫沈佺期祭文思合飛動才冠卿雲言二子之詩其妙如此舉天謂舉天下而言也悲富駱富嘉謩為文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文體為之一變駱賓王嘗作帝京篇當時以為絕唱惜盧王謂盧照隣王勃也照隣為鄧王典籤王重其文待以相如之禮王勃六歲能文與兄勔助相類時人謂

之王氏三珠樹人悲惜者各以才不容於世也命可傷傷富駱盧王四人也諸侯半刺刺史古之諸侯長史與刺史同流主化於萬里任居刺史之半諸侯以言高適半刺以言岑參也無使將時公在秦州無人可寄書與高岑也羈旅謂羈身於客旅也推賢聖言孔孟尚為羈旅於外况我輩乎抵咎殃言當此禍殃而父遭瘡鬼也一鬼言瘡似乎有鬼於其間者隔日二句言瘡鬼能作寒熱也潛隙地俗言避瘡鬼須於幽隙之地不爾須盡易容貌可也醜面目也龍鍾竹名龍鍾極自言年老如竹

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出處妨言已因父瘡
 出處不得自由也在邊疆言已寓居同谷也遺恨
 劉表恨不能屈龐公也隴草隴西之草洮雲臨洮
 之雲臨洮府與公所居秦州不遠故以為言以上
 一十二句皆公自言也劍閣外劍閣在今四川保
 寧府指高適而言鼎湖在今河南府地指岑參而
 言荆王荆山之玉亦指岑言巴箋巴蜀之箋此指
 高言烏麻本草胡麻烏者最良九蒸九曝熬搗充
 餌輕身不老明目奈饑即胡地黑芝蔴也河南所
 出以岑而言丹橘成都所出以高而言燒藥竈讀

書床兼上矣而言清新否指二子之吟詩也對屬
 忙指二子之御屬吏也寧改漢言不改於漢也指
 高子言本歸唐號本晉地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
 深思遠乃有堯之遺風焉此句指岑子言宜公等
 言二子也亦士常公自謂也蚩尤黃帝所征之凶
 殘也以此安史胡羯則直指安史也妖妖孽也氛
 妖氣也靜平靜也言安史之妖氣得平靜也裹糧
 言即裹糧相從二子以論文也○公在秦州因懷
 高岑二子故寄以詩言故人左遷彭號何其寂寞
 而我今寓秦州亦甚淒涼然予雖老未其才盡今

至秋來而興覺轉長故於人情日尤可見遠思詞
客來恐相忘悵快海內知名之士遠隔雲端各居
異方緬想高岑才雖緩步追蹤沈鮑實可同行二
公詩妙可闕飛動讀至終篇可接渺茫有才不試
自古皆然故舉天下咸悲富駱至於近代首惜盧
王似我二公官仍貴顯追思前哲命尤可傷高任
諸侯未全棄擲岑為半刺身已翱翔念子詩佳何
時得見慙予書就無使遠將因歎男兒行處各求
人是客子亭屯各鬪身強是以俯思羈旅聖賢猶
困今予沉綿并抵咎殃又三年久嬰瘡病一鬼未

遂銷亡隔日炎搜脂髓增寒若抱雪霜徒然虛潛
隙也覩然空見新粧是以此身龍鍾太極于今出
處甚覺相妨無錢可居帝里畫室遠在邊疆追思
劉表招賢尚留遺恨因念龐公立志至死隱藏心
微且傍魚鳥肉瘦更怯豺狼予在秦州并貧如此
公在彭虢各宜隨安但見隴草蕭蕭而白洮雲片
片而黃彭門在於劍閣之外虢畧在於鼎湖之傍
荆王簪於頭冷巴牋染於翰光烏麻供飯丹橘供
嘗豈異神仙之宅俱兼山水之鄉竹齋賸有燒藥
之竈花嶼更有讀書之床且得清新之句遙知對

屬事忙舊官不改於漢淳俗本反於唐濟世之才
固宜公等安貧自守亦士之常方當此時蚩尤必
終戮辱胡羯休任猖狂會須坐見天下安定從游
二子論文可也

奉贈蕭二十使君

嚴武鎮蜀時蕭使君為嚴幕下客後朝廷
取蕭為舍人及嚴再鎮蜀杜公亦為嚴幕
下客故杜與蕭若有交情云

昔在蜀公幕俱為蜀使臣艱危叅大府前後間清塵
起莫言太落來槎動要津王鳧聊暫出蕭雉只相馴

終禮言蕭蕭荒蕪孟母隣翮匐禮意氣死生親
張老事家事秘康有故人食恩慙鹵莽鏤骨抱酸辛
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軾且移輪
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身墳麓鳴自合金石瑩逾新
重憶羅江外同遊錦水濱結歡隨過隙懷舊益霑巾
曠絕含香舍稽留伏枕辰停驂雙闕早迴鴈五湖春
不達長卿病從來原憲貧監河受貸粟一起轍中鱗
賦而比也間清塵嚴武初鎮蜀蕭叅幕下後再鎮
蜀杜公亦叅幕下先後不同故曰間也要津言得
權之貴臣也以上皆指蕭言王鳧即後漢王喬故

事蕭嘗為縣令故云蕭雉齊孝子傳蕭芝至孝除
尚書郎有雉數十飲啄宿止當上直時送至岐路
下直時飛鳴車前以蕭同姓故引之任安義前漢
任安為益州刺史昔日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為
驃騎將軍祿秩與大將軍等自是青日衰而去病
日益貴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惟任安
不肯去故引以比蕭云嚴公既歿老母在堂蕭使
君獨盡溫清之禮若已之閨庭焉及太夫人傾逝
又孤之情不減骨肉可謂能盡始終之義孟母
隣軾以秩人歿後使蕭母無復孟母為隣矣匍匐

備飾凡於太夫人之喪真能曲盡其敬也詩凡民
有匍匐救之註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死
生親言蕭能曲盡如此真可謂死生相親之人也
張老存家禮記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皆賀焉張
老曰美哉輪焉美哉與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
於斯引此以比蕭使君能存嚴氏之家令其諸孫
奉太夫人喪事哭於斯聚國族於斯不失其家也
有故人嵇康臨刑謂其子曰山公在汝不孤矣按
本傳康天質自然博覽無不該通所與神交者惟
陳留阮籍河南山濤豫其流者向秀劉伶阮籍兄

子咸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者也
引此以比嚴公之有使君猶康之有山濤也鹵莽
粗率之意又苟且貌言使君報嚴公之恩猶傷於
草莽也詳見莊子則陽篇酸辛辛苦之極也鏤骨
言使君感嚴君之情如刻之於骨也山林志言使
君原有巢父許由山林之志也廊廟珍言使君材
如舜時典樂之夔納言之龍真可為廟廊珍寶也
矯翼矯舉也言如鵬之大鳥當舉翅而飛揚也熊
軾並制刺人之車畫熊於軾言使君當為刺史憑
熊軾以移輪也土木身言嵇康為人土木形骸不

事脩飾此言使君亦真率也鳴自合言塤箎聲相
應和樂之至合者以按樂器土曰塤大如鵝子銳上
平下似稱錘六孔竹曰箎長尺四寸橫吹之金石
八音中樂器瑩明白不雜也逾新言聲音歌調加
美也皆言使君之和易也羅江在今四川羅江縣
錦水即錦江言與使君相見之初同遊之地也隨
過隙言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光陰易去也蓋
露中蓋思使君而流淚也含香舍後漢尚書郎口
含鷄舌香以其奏事欲其氣息芬芳也公嘗為員
外郎而今不得坐省故曰曠絕伏枕辰公時卧病

而伏枕也停驂言已早罷官不得駕驂馬以朝雙
闕也五湖者太湖有五支曰太曰射曰貴曰陽曰
洮迴鴈五湖春鴈至暮春見回鴈峰而即回也亦
言休致之意長卿病司馬相如有消渴病而公亦
有之也原憲貧憲貧甚而安焉者也此二句公引
以自喻也監河官名即莊周家貧貸粟於監河侯
事引此欲使君之濟已也○公與蕭使君先後俱
叅嚴公幕下若有同寅之義故贈此詩言昔在嚴
公幕下俱為蜀地使臣時逢亂離艱難叅夫大府
前後相聞清塵起草鳴夫先路乘槎動夫要津為

縣而雙鳧暫出蕭雉而亦各相馴始終能守任安
之義荒蕪獨憐孟母為隣聯翩於匍匐之禮意氣
合死生之親如張老能存家事若嵇康能有故人
食恩尚慙鹵莽鏤骨徒抱酸辛看君雖有山林之
志羨君真為廊廟之珍鵬圖矯翼熊轍移輪磊落
乎衣冠之地蒼茫乎土木之身墳麓和鳴自合金
石明瑩逾新追思昔者相叙于羅江之外同遊于
錦水之濱因歎以結歡果若白駒之過隙重懷舊契
益流清淚以霑巾予今漂泊無依是誠曠絕乎含
香之舍稽留乎伏枕之辰停驂雙闕之早迴鴈五

湖之春苦守長卿之病自其原憲之貧尚欲願借
監河之粟以起鮒魚之生未知使君能加之意否
乎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大曆二年秋作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凌行在妖星下直廬
六龍瞻魏闕萬騎畧姚墟玄朔巡天步神都憶帝車
一戎纔汗馬百姓免為魚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
事殊逾代邸豈異賞朱虛寇盜方歸順乾坤欲晏如
不才同補袞奉詔許牽裾鴛鴦叨雲閣騏驎滯玉除

文園多病後中散舊交疎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
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觸自非論故新文尚起予
清秋凋碧柳別浦落紅蕖消息多旗幟經過歎里閭
戰連唇齒國軍急羽毛書幕府籌頻問山家藥正鋤
台星入朝謁使節有吹噓西屬災長弭南翁憤始攄
對駁抗士卒乾沒廢倉儲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
御鞍金駉裏宮硯玉蟾蜍拜舞銀鈎落恩波錦帕舒
此行非不濟良友昔相於去棹依顏色泔流想疾徐
沉綿疲井臼倚薄似樵漁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
杜陵斜晚照滴水帶寒淤莫話青溪髮蕭蕭白映梳

賦也中補右以官職遷轉言上元非年號謂改元之初也凌行在凌侵凌也賊尚未平故侵行在也妖星天文志曰一曰彗星二曰孛星三曰天棓四曰地槍五曰天撓六曰蚩旗七曰天衝八曰四星九曰昭明十曰司危十一曰天撓彗十二曰五殘十三曰六賊十四曰獄漢十五曰旬始十六曰天鋒十七曰燭星十八曰蓬星十九曰長庚二十曰四填二十一曰地維廬者寄居舍也翰林有直宿承明金鑾二殿之廬下直廬言祿山兵入殿廷也六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魏闕象魏之闕門此言

天子出走也畧姚墟瞽瞍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舜得為姚姓此言祿山之萬騎殘畧皇宮也朔方在北故曰玄朔今陝西寧夏衛此指肅宗即位於靈武而言靈武今陝之平涼府平涼與寧夏相近故曰玄朔巡天步言天子出幸也詩天步艱難註天步猶言時運也神都在今河南府唐武后改東都曰神都憶帝車時玄宗尚在蜀故曰憶也後漢輿服志攜龍角為帝車晉天文志北斗為帝車軍乎中央臨制四海取運動之義汗馬晉世家矢石之難汗馬之勞謂力戰而馬流汗也言此以

見郭子儀等克復之功也免為魚言免於沉溺也
左傳昭公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劉子
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螭螭謂印
鼻上文也漢天子六璽皆刻螭虎為鈕差肩謂挨
次而排列也鳳輿天子行幸所奉鸞鳳車也西都
賦於是乘鸞輿備法駕帥群臣披飛廉入苑門迎
代邸漢高祖崩周勃陳平劉章奉天子法駕迎代
王於代邸立為孝文皇帝此言肅宗即位於靈武
事雖異而理則同也賞朱虛劉章入宿衛呂后封
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呂祿呂產作亂章與

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誅之章乃先斬呂產文帝
益封朱虛侯二千石黃金一千斤方歸順言安史
歸降納款也欲晏如言天下欲太平也不才公自
謂也同補袞謂為拾遺時也鴛鴦朝叅班行也雲
閣言朝廷高閣連雲也王除謂門屏之間此指李
秘書而言文園公自謂也中散嵇康嘗為中散大
夫公引以自比也袁相見意有餘以已與李秘書
言巫峽在今四川夔州府時杜公所居楚宮在今
湖廣荊州府時李秘書所寓尚起予言秘書能教
已也凋碧柳落紅葉言其景也多旗幟言干戈未

息也歎里閭傷喪亂多凋弊唇齒國左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此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羽毛書魏武帝奏事若有急則揮羽於檄謂之羽檄幕府軍中遷徙不常故以幕為府也籌頻問屢以戰伐策畧問秘書也藥正鋤謂當是時秘書北卧於青城山下以採藥為事也台星指杜鴻漸言有吹噓言薦拔李秘書災長拜拜止息也言屬於西方之地兵戈息也南翁公自謂也對駁稱揚之意抗以手捍蔽也抗士卒謂振作伐叛之兵

也乾沒猶言成敗也謂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也費倉儲謂倉中所積蓄多費用也兵須用禮忽諸謂用兵須藉勢無功故輕忽之也玉蟾蜍水注也西京雜記晉靈公塚甚環壯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惟存玉蟾蜍一枚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玉銀鈎字也謂詔書也錦帕舒秘閣圖書皆表以牙籤覆以錦帕以上四句言明皇得還西京後也非不濟言侍從臣子皆暫得安寧也相於謂即相居止也依顏色言秘書此去親近杜相公也相疾徐言秘書沿途念舊交疲井曰似樵漁公自言

也井曰中饋之事樵漁自給之事沉綿長久之意
倚薄飄泊之意乞米按說文與人物曰乞小胥小
吏也此公有求於秘書也杜陵潘水皆在長安公
故鄉也青溪在荊州鬼谷子學仙處指秘書言白
映梳言秘書亦將老也黃休年老多病素髮映梳
燈下不辨蠅頭世事疎也○公在巫峽別李八秘
書赴杜相公幕而作言君由中補右扈蹕政元之
初方當反氣凌於行在妖星下於直廬六龍瞻夫
魏闕萬騎畧乎姚墟玄朔出巡天步神都遠憶帝
車于時一著戎衣纒勞汗馬頓使百姓咸免為魚

由是通籍仍用蟠螭之印差肩多列鸞鳳之輿事
雖殊於迎代賞則異於朱虛寇盜歸順乾坤晏如
不才當時亦同補袞奉詔真許復效牽裾駕鷺叨
登雲閣騏驎獨滯玉除文園多病方瘥中散舊交
殊踈飄泊今哀相見平生意氣有餘然予身居巫
峽之遠吾子寄跡楚宮之虛觸目殊非論故新文
尚辱起予方當清秋周子碧柳別浦落乎紅蕖消
息方多旗幟經行重歎里閭戰連於唇齒之國軍
急於羽毛之書幕府軍籌雖頻來問而青城山藥
豈宜久鋤何期杜相正如台星入覲俾君使節頓

有吹噓西北地方賊鋒長息使我南翁憤始寬舒
對馭王休抗夫士卒乾沒浮利不計倉儲勤兵者
必資乎勢少功者待禮必殊但見克復兩京御鞍
仍駕夫騷裏玉硯再注夫蟾蜍拜舞銀鈞之落恩
波錦帕之舒此行非不濟事良友似昔相居吾子
今去放棹親依顏色沿流歎惜疾徐慙予沉綿疲
於并臼倚薄似於樵漁乞米敢煩佳客鈔詩願聽
小胥思昔杜陵斜日晚照涵水常帶寒淤今也念
君年亦向衰莫話清溪之髮蕭蕭白已映梳正宜
故舊相親同樂餘年可也

奉贈盧五丈叅謀琚

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待恩旨先支率錢
米唐志副元帥有行軍叅謀關預軍中機
密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僑
丈人藉才地門閥冠雲霄老矣逢迎拙相於契托饒
賜錢傾府待爭米駐船遙隣好艱難薄氓心杼柚焦
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潮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
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
時清非造次興盡却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

休傳鹿是馬莫信鵬為鷄未解依依袂還斟汎汎歌
流年疲蟋蟀體物幸鷦鷯孤負滄洲願誰云晚見招
賦也出猶生也公之祖母盧氏故曰同自出左傳
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高標木杪嫩枝曰標韓詩
高標凌霜嚴知孫楚石苞都督揚州孫楚為叅軍
披襟猶云初開懷也得鄭僑僑子產名左傳吳季
札聘於鄭一見子產如舊相識丈人指言盧五叅
謀藉才地倚賴平日文才門地也門閥今官府門
其小橫四柱是也冠雲霄言其門地素高也老矣
公自謂也逢迎拙謂平日懶諂諛也相於猶云相

與言已與盧中表至親所以契托既深也賜錢謂
恩旨先支領錢米也傾府待謂傾江陵府之錢米
以相待也隣好謂隣近上官也杼柚詩杼柚其空
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漢劉駒駘書杼柚困于
公私之求此規戒盧五之使江陵也當艱難之際
杼柚空而民心焦不可多歛以為隣好之奉也客
星公自謂也以言伴盧之為使臣也與嚴子陵客
星之義不同不成潮言水淺也是亦諷刺之辭素
髮公言盧年亦高大也垂領言髮短也秋興賦素
髮颯以垂領破在腰張嵩清儉守節為巴西令官

滿駕柴車載書數百卷腰垂破銀章辭邑人而去
引此以美盧五也能累夜或連朝見其深相愛也
惟牽率左傳智伯牽率老夫以至於此言詞藻能
牽引率領於公也含動搖言其文辭之高妙合振
動於人也王逸少詩清氣壯節搖湖山時清以下
六句皆勉盧不可恃寵而不顧其後也鹿是馬秦
二世時趙高恃寵指鹿為馬後果見誅鵬為鷄賈
誼作鵬賦鵬鷄類解袂斟瓢公欲與相對飲也疲
蟋蟀言人生在世不當久動勞耳幸鷦鷯謂當權
宜而過活也蟋蟀見詩唐風蟋蟀篇鷦鷯莊子鷦

鷦巢於深林不過一枝滄洲願滄洲神仙之地嵇
紹云年来名利汨沒未遂休林間深負滄洲願晚
見招此公感激之言謂不見用於世也○公與盧
叅謀親為中表故於其使江陵而贈以詩言恭惟
甫與盧叅謀本同自生矧其妙選又自異於高標
入幕始知孫楚披襟即得鄭僑吾知丈人果賴才
地門閥直冠雲霄不才已老而逢迎甚拙於君相
與果托契饒今君賜錢傾夫府待爭米駐夫船遙
隣好艱難奉承宜薄民心焦困又宜寬舒僕今為
客伴君出使但恐寒水不能成潮見君素髮乾垂

於領銀章喜破在腰故今與君說詩能通累夜醉
酒不厭連朝藻翰牽率湖山動搖時清未可造次
興盡却易蕭條今焉天子雖多恩澤蒼生更覺寂
寥休傳指鹿為馬莫信以鵬為鴉且須未解依依
之袂還斟汎汎之瓢流年易過疲於蟋蟀借杖以
託真類鷓鴣慎勿孤負滄洲之約無須注意晚年
見招亦當勇退急流山林肥遯可也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九

